

候場區的空氣，黏稠得如同冷卻得糖漿，連窗外本該鮮亮的梧桐葉，也在這份凝重裏失了顏色，蔫蔫地耷拉着。我握著小提琴，指關節因用力泛出青白。下一個就是我一一而E弦的音準，像一隻疲憊的鳥兒，在將雨未雨的灰濛濛天空上，撲閃着，怎麼也落不回正確的枝頭。手心的汗讓琴弓變得滑膩，我深吸一口氣，那氣息裏彷彿都帶着我無可遁形的忐忑。視線穿過窗戶，望向遠外被夕陽染成暗金色的雲層，它們停滯不動，正如我此刻膠着的心情。這沉重的暮色，讓我想起三年前那個截然不同的下午。

那是初秋，音樂教室的窗戶敞開着，九月的陽光像融化的蜂蜜，暖洋洋地潑灑進來，連空氣中飛舞的塵埃都被照得省躍不已。老師輕輕將琴放在我的肩上，微笑着說：「小提琴是最誠實的樂器，你付出多少，它便回報多少。」我笨拙地夾緊琴托，右手以誇張的弧度拉出第一個音——那聲音活潑得像一隻初學飛翔的雛鳥，尖澀而踉蹌。窗外恰好傳來同學們在操場上奔跑嬉鬧的笑聲，清亮得如同溪水濺落卵石。我的臉頰瞬間燒起來，像個熟透了的蘋果，但老師只是溫柔地調整我的手指：「別急，你看窗外的光，它也是慢慢才鋪滿整個教室的。讓琴弦像光一樣，找到它自己的路徑。」

「第七十七號選手請準備！」工作人員毫無感情的聲音，像一塊冰冷的石頭投入渾濁的思緒之潭，將我猛地拉回現實。我望向那道通往舞台的入口，門簾的深紅色厚重得令人窒息，彷彿後面藏着能吞噬一切的巨獸。就在此時，記憶的閘門被更洶湧的情緒沖開——是兩個月前那個暴雨如注的深夜。

窗外的世界被瘋狂的雨幕徹底統治，雨水不是落下，而是像無數條鞭子，狠狠地抽打着玻璃窗，發出噼啪的脆響。路燈的光暈在模糊的水汽中化作一團團慘黃而哀愁的火焰。我第無數次練習比賽的曲目——維瓦爾第的《四季·夏》第三樂章的快板，與窗外的雷暴應和着，像一場無法馴服的風暴。每到那串十六分音符，我的手指就像失去了控制一樣。「夠了！」我幾乎要將琴弓摔向那片混沌的雨夜。琴盒裏，那張邊角已經微微泛黃的節目單靜靜地躺着——是兩年前社區音樂會的紀念。那晚月色很好，風裏還帶着梔子花的甜香。我第一次完整拉完一首簡單的曲子，台下媽媽眼裏的光，比月光還溫柔數倍。我重新舉起沉重的琴弓，對着譜架上那映照着我焦灼面孔的小鏡子，一個音一個音地摳着指法，直到食指磨出水泡，再用白色膠布纏緊。那個雨夜，琴房的白熾燈像一隻孤寂的眼睛，注視着一個少女如何與自己的笨拙和窗外的狂暴一同掙扎。

「該你了。」工作人員輕輕推了我一下。我跟蹌地踏上舞台，聚光燈「唰」地亮起，強光如潮水一般瞬間將我淹沒，眼前只剩一片令人心慌的白。評委們的

面孔隱沒在強烈的光暈之後，化作幾個模糊的暗影。我機械地架起琴，弓子觸弦的瞬間，大腦就像被驟然抽空一樣——那個練習過千百次的開頭，蹤跡全無。

冰汗順着臉頰滑落，像在昭示我的懦弱。就在這萬念俱灰的邊緣，我無意瞥見觀眾席最後一排的陰影裏——一位老人微微頷着，眼神裏是古井般的深邃而守靜的鼓勵。那神情與另一段記憶重疊：第一次登台演出時，我僵在台上忘了調音，是台下一位素不相識的長者，用口型無聲地對我說：「深呼吸。」此刻，有一道溫柔的光，穿越了時間，穩穩地托住了我急速下墜的心臟。我閉上眼，不再徒勞地尋找着腦海中的樂譜，而是將全部信任交給了指尖的觸感——讓它們自己去琴弦上尋找演出的路。

當第一個音符終於顫抖着卻又無比堅定地劃破寂靜時，我彷彿聽到了老師鼓勵的聲音，彷彿看到了媽媽溫柔的目光。樂曲如解凍的小溪，開始潺潺流淌。當最後一個音符在空氣中輕盈的消散，掌聲像遲來的春潮，緩緩湧起。鞠躬時我才發現右手小指正在滲出血珠——是剛才全身心投入時，被銳利的琴弦劃破的。

那次硬著頭皮的經歷令我明白：最陡的坡，往往在你不再抬頭仰望它的險峻，而是專注腳下每一步時，已被不知不覺地跑在身後。琴弦如此，人生亦如此。而肩上這把沉默的琴，它記得我的慌亂和怯懦，也見證我如何在那聲音與情緒的懸崖邊，完成了屬於自己的飛翔。窗外的暮色不知何時已然褪去，星光初現，溫柔地照亮了歸途。